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天天打卡

■ 文/图 黄政一

【一点海上】

有点故事，有点记忆。“海股风”，带几许岁月的味道。

站在花店前猛地想到附近曾有一家淘书人必打卡的“新文化服务社”，后来因为延中绿地改造搬迁到瑞金二路的一只弄堂里，进得里厢兜一圈。阿拉倒是常客，在书山书海里畅享畅游，卖出买进也是一桩乐活，因为看“老法师”阿姨爷叔验书、打算盘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阿拉从未讨价还价，因为晓得还未到级别。

见到当家人吴青云伯伯，晓得伊的实力。伊大半世与旧书打交道，上世纪50年代初还开过旧书店。伊火眼金睛，热心待客。与柯灵、朱雯、郑逸梅、赵家璧、姜德明等都成了好友，爱书的汪道涵还特意书赠“从善则明”。吴伯伯讲“旧书是为读者服务的”。

536号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简称一妇婴）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上海市立妇婴保健院。几代人一道在此降临海上不是神话，因为每年落沪的宝宝每五六个就有一个在这家医院出生的。2023年的元旦零点零分在长宁妇婴保健院双双诞生了一个男娃一个女娃，这喜煞了院方，因为创下了一个历史。

给阿拉的感觉长乐路的中段即成都北路至乌鲁木齐中路很闹猛，因为衣食住行都很方便。“一妇婴”朝西过襄阳北路，杂货店、熟食店、毛巾店、茶叶店、南货铺、拉面馆经营了好多年。阿拉也熟门熟路，杂货店一男一女两个好搭档，阿姨身体勿大好，男当家体贴有加，为伊熬中药。

那间狭长幽暗的“南角亭”如果疾走会一晃而过，浑然不觉。一到寒冬伊透出了温暖，走过路过会被瘦小精悍老师傅磨刀霍霍向羊羊而放慢脚步更会被伊飘散的香气而驻足，甚至是“轧一脚”暖暖身子。茶叶店夫妻老婆店，氤氲茶息，心平气和，笑口常开。最喜站在聚丰南货店前看师傅斩火腿。10多年前得着一只火腿请伊分拆，花了10元加工费。想今朝一只火腿的价钿奔六了。

拉面店河南女当家，一班子弟兵，全年无休。20年前2.8元二两牛杂面一度成了阿拉午饭的标配。几年前价高涨了，碗瘦身了，宽汤变紧汤了，寡淡了，牛杂少了一两根。吃好买单，女当家低声一句：“你好久没来了”。再看伊，发福了，很滋润。

毛巾店特殊渠道特别价格，实惠又实用，父退子顶，只可惜呒顶牢。601号金刚饮食店，老少“金刚”买账。台湾风味小吃，四张台子一尘不染，菜单墙上一目了然，卤肉饭9元配一碗7元的四物排骨汤成了标配。近襄阳北路有一间制衣铺，作板上划粉、剪刀、直尺、布料、熨斗、搪瓷杯一个都勿少，阿拉也请店家改过裤脚、腰身，最欢喜静笃笃看伊的不紧不慢、一招一式，伊口含一口冷水，“噗”地对着衣裳喷洒过去，然后拎起熨斗烫上去，勿稍多久，笔挺的衣裳弹眼落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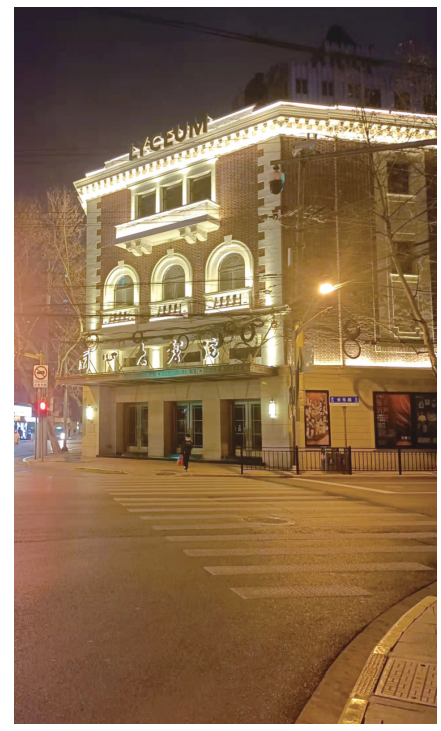
40多年前海上宾馆屈指可数，“老大”当数国际饭店，和平、锦江、东湖、静安、海鸥、浦江饭店、上海大厦紧随其后。后来，上海宾馆、华夏宾馆、千鹤宾馆、华亭宾馆、上海天鹅宾馆、海伦宾馆、花园饭店、希尔顿、波特曼、锦沧文华等如雨后春笋般雄起。长乐路上“锦江”、“新锦江”和“花园”呈三足鼎立之势。

“锦江”老朝叫华懋公寓，伊由犹太商人沙逊营造，沙逊在海上风生水起，房地产、金融两手都很硬，甚至军火鸦片都敢做。为了犒劳自己造了沙逊大厦，即现在的和平饭店。“锦江”经营川菜近90年，川菜品种上千，名菜数百，“炒、炖、蒸、烧、拌”手段丰富，色泽、香气、味道、造型、器皿诸要素皆巧能成事，令人叹为观止。

“锦江”的斜对面是“兰心戏院”，伊历史悠久，一院三址，横兜竖兜，终于落脚（1931年2月5日在蒲石路迈尔西爱路口），文脉续今。阿拉倒是“兰心”的常客，看电影话剧听评弹演唱会门门勿落空。12年前“海上寻梦”音乐会——唱中外名曲，听上海老歌，“中国轻音乐之父”郑德仁携戚长伟、吴诒、江琴、阿龙、徐晓、蔡小艳诸歌唱演员，倾情演绎，《如果没有你》《玫瑰玫瑰我爱你》《渔光曲》《情人的眼泪》《苏州河边》……欲罢不能。

郑伯伯90高龄依然红光满面，精神镬烁，头势煞清，西装笔挺。伊早年因家庭变故，放弃上西南联大的机会，而四处打工。伊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第一次招生中，脱颖而出（600个选出30个）。伊学的是大提琴，但老师让伊改学低音提琴，阴差阳错成为中国第一位学习低音提琴的人。伊在百乐门杰·米金16人爵士乐队中独当一面。

“小邓丽君”江琴在此缅怀前辈，放声歌唱，恰巧在海上当仁不让客串主持的田文仲先生风度翩翩、风趣依旧，只可惜物是人非，面对先人只能尽情表达思念之情。坐在观众席上的阿拉似时光倒流30多年，似又听到了“十亿个掌声”，能在现场零距离感受田兄的不紧不慢一张一弛主持风采也算补白了。修缮一新的兰心大戏院很期待。



兰心大戏院

高雅艺术的看头

■ 文/高小琪

【琪谈】

鲜衣赤马，嬉笑怒骂。

上周去聆听了一场合唱音乐会。演出团队是全国顶尖的专业合唱团，水平极高、素养极佳，但我的注意力仍然被坐在斜后方的一家人吸引了。

在整个音乐厅观演效果最好的座位区，一对年轻父母全程都在引导和安抚他们的孩子。这个目测只有四五岁的小姑娘，初始还能按捺住自己的小性子，认认真真观赏演出，但三四首歌曲之后就开始感到烦躁，轻声和父亲商量能不能现在回家。

父亲当然一口否决，这个位置的票可不是轻易能求到的，开场一刻钟就放弃，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双方于是在一番讨论后达成协议：再听两首曲子就离场。

小姑娘叹了口气，瘫坐在椅子上继续“煎熬”。两首曲子之后，滑头的父母又以“中场休息才能出去”为由，骗她再听两首，将上半场熬完。

年轻的妈妈望着台上魅力四射的钢琴伴奏，带着憧憬的口吻对小姑娘说：以后我们宝贝要是长大成为一个钢琴家，坐在台上弹琴，我们在台下欣赏，该多好呀！小姑娘立刻斩钉截铁的否认：不！绝不！我永远不会成为钢琴家的！

我实在不知道这对父母在中场时又使用了什么样的“糖衣炮弹”，下半场他们仍然没有离场。但烦躁的小姑娘开始躺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蹬前排椅子，试图通过一些声响引起大家注意，以帮助自己逃离这个无趣的环境。

一场九十分钟的音乐会，只有带唱带跳的歌剧选段和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吸引了她的注意，其余时间都宛如炼狱。这真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姑娘，直到演出结束，她都没有做出太过激的举动，也基本没有影响剧场氛围。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经参加和举办过不少音乐会，见过太多连哄带骗把孩子带入音乐会又着急忙慌带出去的家长，深感他们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也深感此举毫无必要。

一个全身机能都在高速发育、连静坐二十分钟都很困难的孩子，怎么可能坐在呼吸声都能听见的音乐厅里，欣赏没有故事、没有歌词，甚至台上演员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的严肃音乐表演？若是强行灌输，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孩子厌恶音乐、抗拒音乐。

更何况，高雅艺术“没看头”，并不只是孩子的错。在连续听到几首小语种歌曲却又找不到歌词翻译的情况下，连我都会忍不住不耐烦起来。

关于古典音乐、高雅艺术、传统文化如何接地气、如何走进普罗大众，我已经“连篇累牍”地写了许多文章。坐在音乐厅内，我仍然为严肃艺术的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感到遗憾。为什么不能在大屏打上歌词？为什么演员不能穿上符合歌曲内涵的戏服？为什么合唱过程中演员不能捎带一些表演？为什么总是强调炫技，而不能选一些直抒胸臆、引发共情的作品？

观众谨慎地、认真地遵守着剧场的一切规定，不敢着短衣短裤、奇装异服，不敢交谈与大声喧哗，不敢在乐章中间鼓掌，不敢在场内进食，不敢带1.2米以下孩子入内，不敢拍照，不敢在表演进行时进出剧场……我们的艺术家们，为什么不能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改变，与观众“双向奔赴”一番？

渭南华县皮影戏知道自己比不上3D IMAX电影的视觉效果，所以选择在“长安大牌档”的餐厅表演，无数食客慕名前来；昆曲知道自己唱词慢、转折少，比不上电视剧的精彩度，所以选择与游戏平台、二次元平台跨界融合，在年轻观众中引发热潮；金承志与彩虹合唱团知道合唱演出的枯燥性，所以将表演、道具甚至脱口秀引入演出，成为合唱界的“顶流”。

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高雅艺术何不如是？但这启示太过晦涩，众生便求之不得。要知道，观众才是艺术存活的唯一土壤，倘若不重视观众，艺术只能自演自唱、自言自语。不妨放下身段，将翘首围观的“门外汉”们领进门内，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给予他们一把通往高雅艺术彼岸的钥匙。

编辑 竺捷 版式 胡骏 校对 安然